

朱德熙与北大古文字学『三剑客』

温儒敏

教,1955年回国。后一直在北大中文系当老师。

朱德熙在北大40年,主要从事现代汉语研究。据语言学家汪锋说,这个领域学者一般多做语料的调查、分析和归纳,而朱德熙更进一步,注重方法论的创新与论证,视野更为开阔。他1956年发表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以及后来的《说“的”》等系列文章,都是吸收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汉语问题的。到1962年,朱德熙在《论句法结构》一文中提出了“变换分析法”,揭示隐含在句子语法的语义结构关系,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是个突破。

“文革”中大部分学者都被迫中断了研究,朱德熙是个“有心人”,仍然尽可能利用一些空间思考研究汉语语言现象,做一点战国文字的考释。那纯粹是一种兴趣爱好,并非什么“项目”,或者为了什么功利目的,却也做了学术的筹备和积累。“文革”后他的学术论作便陆续问世。如《“的”字结构和判断句》《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与动词“给”相关的问题》等等。重视语法研究中形式和意义的结合,是朱先生独特的贡献。

我没有听过朱德熙先生的课。据说朱先生非常严肃、正经,他上课的风格也是这样,绝不讲一句学术以外的事情。他上课受欢迎,是因为常常就一些极普通的语法现象,引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激发学生去探索与发现,使学生恍然大悟,再深入堂奥。这是非常高超的教学方法。

朱先生的主业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是耕耘这块自留地,希望把汉语语法研究拓展出去,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也“出道”较早,造诣很深。前面说过,他在1951年便发表战国文字考释的重要论文。1970年代,他又参加过许多考古发掘的古文字整理研究,包括马王堆、银雀山等汉墓出土的帛书、竹书,以及望山楚墓竹简、平山中山王墓的铜器铭文等。他常结合自己擅长的语法分析来进行古文字的考释,在战国文字研究上多有创见。

朱德熙先生是伯乐,识才,也爱才。他总是非常热情帮助青年学者成才。文史学界现在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裘锡圭先生,他是现今古文字研究领域的翘楚。还有一位战国文字研究专家李家浩,也是一流学者。他们的成才都曾倚仗朱德熙的指导帮助。

据裘锡圭先生回忆,1962年前后他经常去朱德熙家请教和讨论古文字的破译,那时,这都是“死学问”,不被重视的。裘锡圭跟先生说,像我们这样搞学问是“穷开心”。先生心领神会,后来多次谈话中重复这句话。也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合写了《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发表在《文物》杂志上。

和我同届的研究生李家浩,我戏称他“湖北佬”,中学都没有读完,英语完全不懂,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可是对于考古和古文字很入迷。朱德熙先生在考古现场发现了这个有天赋的青年,便建议北大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我和李家浩是研究生同学,毕业后都留校,还曾经同住一间宿舍。常见朱德熙先生来宿舍找李家浩,他们“没大没小”地讨论学问。后来李家浩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朱、裘、李三位,是八九十年代北大古文字学的“三剑客”,对于北大古文字学学科的建立功莫大焉。

朱德熙先生过世,裘锡圭先生去了复旦,接着李家浩先生退休,北大古文字学便星散凋零了。顺便一提的是,裘锡圭离开北大并非外界所传的“北大不留人”,当时裘先生已经是北大的“资深教授”,很受尊重的,因考虑家庭、年龄等实际原因,他坚持要离开北大,回到上海,叶落归根。最近几年古文字研究非常“吃香”,几乎成为“显学”,许多大学纷纷把古文字学作为“强基”项目,想以此显现文科的成果。近时,北大中文系还成立了古文字专业,“待从头顶收归旧山河”。这就可难了。但愿这个学科不搞“花架子”,后继有人。

再说朱德熙先生的为人。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却毫无当官的样子。年纪不小了,还跑跑颠颠给本科生上课,还特别注重扶持年轻学人。

1984年我考取了王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为了集中精力,希望能脱产学习。可是脱产就意味着离职,而离职便要交回当时住的筒子楼宿舍,我们一家就没有地方住了。这真是麻烦事。再三思量,打算放弃读博士了。一天在五院的系办公室见到王瑶先生,我诉说了自己的难处。王瑶先生二话不说,抄起电话就找朱德熙先生(他们是西南联大同学),转述了我的困难。朱德熙先生说青年教师的培养很重要,立马答应和人事部门商议,让我在职脱产读书。对此我是非常感激的。

后来,为了教学方面一些琐事,我曾几次到过朱德熙先生的家。是在中关村的一栋楼房,小三间,有些拥挤,墙上挂着作家汪曾祺的书法条幅。每次去,朱德熙先生都热心地开门接待,端一杯清茶,细听我的讲述。他的话不多,出主意解决问题,干脆利落。我爱人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要采访实习,还做过朱德熙先生的一次专访。

朱德熙先生敦质儒雅,道德文章堪称楷模,很多接触过他的大概都会这样认为的。

序跋精粹

他的历史小说也独树一帜

——《谭正壁传》新版序言

陈子善

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文庙旧书集市上购得数册钤了“谭正壁印”的旧书,拿去给陆贻存先生看。老人家翻翻书,感慨地说:“没想到我这位老友的书,这么快就散出了。”

七年多前,我才从谭篋兄这部《谭正壁传》中得知,“自1966年冬至1976年,谭正壁没有经济收入,以前的积蓄也所剩无几,于迫不得已之下,他忍痛将数十年积攒起来的万册藏书,或秤斤或贱价卖去,以维持生活”。如此说来,我所得的这几册谭正壁先生的旧藏,应是他当年被迫卖去之书,不能不令人痛惜。

谭篋兄的《谭正壁传》2016年10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而今增订本将由上海文汇出版社重版,令人欣喜。我以为,一部作家传记,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出现,随着对这位作家成就的认知不断提高,因而不断修订,不断完善,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产生一部好的作家传记的前提。这部新的《谭正壁传》增订本就是一个例证。增订版《谭正壁传》与北京出版社的初版本有何不同,有何重要的增补,谭篋兄在《再版前言》中已有具体的说明,我不再赘言了。

我想就如何评价谭正壁先生的毕生志业和多方面的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成果谈一点浅见。谭正壁的学问,正如黄霖先生在这部传记的序言中所指出的,“给人第一个印象是博大,呈汪洋恣肆之态”。他是卓有创见的古典文学研究家、文史文献研究家,对中国文学史(包括小说史、戏剧史、曲艺史、女性文学史、人物传记、作品汇考等)、文化史,乃至文字学、语法学等众多方面丰硕的研究成果,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谭正壁学术著作集》,囊括了他自1928年至1985年所著学术著作的绝大部分,皇皇十五种,颇受海内外学界关注。然而,他的新文学创作和评论,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评价。

从《谭正壁传》所附录的《谭正壁著作一览》可知,谭正壁长达七十多年的文字生涯正是从新文学创作和新文学评论起步的。1920年6月4日,他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随感《新文化运动的障碍》。两天之后,又在同刊发表小说《农民的血泪》,从此开启了他丰富多彩的文学之路。新文学的小说、散文、剧本和评论,他均有所涉猎,也均有不俗的成就。20世纪20至40年代,不仅是他的学

术研究的收获期,同时也是他的新文学创作的鼎盛期。他早期著有小说集《芭蕉的心》《人生底悲哀》等,20世纪40年代更迎来了他历史小说创作的大丰收。历史小说集《长恨歌》《琵琶弦》,中篇小说《凤箫相思》《狐美人》,长篇历史小说《梅花梦》等先后印行,引人注目,也使他成为20世纪40年代上海历史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就是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谭正壁的历史小说也是独树一帜的。这还不包括散见当时报刊的谭正壁创作的历史剧《洛神赋》《金缕曲》《浪淘沙》等作品。除此之外,谭正壁在《中国文学史大纲》和《中国文学进化史》中对现代文学的探讨,《论苏青及张爱玲》等文中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女作家群作品的品评,也都是很有价值的新文学研究的历史文献。他的《夜珠集》等许多散文也文笔清雅,真挚感人。这一切,都是谭正壁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遗憾的是,谭正壁在新文学创作和评论方面的历史功绩,除了《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均陈青生著,分别于1995年2月和2002年1月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初版)有所论及外,我多年来只见到一篇2011年的硕士学位论文《谭正壁历史小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院硕博作)。这与谭正壁的文坛地位真是太不相称了。因此,在我看来,这部较系统地介绍谭正壁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历程的《谭正壁传》,为我们较为全面和真切地认识谭正壁,进而填补谭正壁研究和上海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空白,无疑具有指引和借鉴的多重价值。

后人撰写前辈的传记,近年已蔚为风气。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我所见到的最早的传记是郁达夫之子郁云著《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初版)。近年,邵洵美之女邵红多次修订的《我的父亲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3月新版)和曹禺女儿万方的《你和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初版),都是较为成功,获得好评的例子。谭篋兄的这部《谭正壁传》,十多年磨一剑,从体例到内容也自成一格,故我乐意为之作序,并期待《谭正壁传》增订本的面世,能对谭正壁研究的展开和深入有所推动。

2024年7月4日于上海梅川书舍

安畔锡的语文课

张婕

然后拉起人生的磨盘,接着做驴(现实主义导演)。

在他的作品中,人们的关系总有明线和暗线,《密会》的男女主角,一个是财阀家庭的高级白手套(一等大丫鬟),一个是出身贫寒的待业青年,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是对古典音乐的爱和演绎才华,那让他们超越社会等级,跨越年龄,使他们的爱情从偶然变为必然。而在《毕业》里,这一次的媒介是韩国文学,我们能从导演对本民族文学深刻的爱、依恋以及哀婉的叹息。

我自认为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有一些了解的人,在观看《毕业》之前,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高手一向是兵不血刃,远道而来,我猝不及防让电视剧里的两堂语文课打得溃不成军。

《毕业》拍摄主场,是首尔江南区大峙洞高级补习社老师们的生活与工作,故事的女主角徐惠珍,是国文补习老师。安导演安排了两次语文公开课,分别来自徐惠珍和因为受到她正面挑战而从公立高中离职到补习社应聘的表尚燮老师。

徐惠珍讲了朴婉绪作家的生平和作品,介绍作者生活的年代和氛围,家庭背景,重要家庭成员的经历、遭遇、个性,从而引入作品文本,让作家从教科书上的必考题变成了一个活人——学生可以慢慢熟悉、慢慢亲近的朋友一样的人。

如果说到这里,我还只觉得,讲得多么好啊,等到表尚燮老师讲课时,他成功让我心碎了。

表老师的公开课主题是“韩国近代文艺思潮”,他先在台上生动地讲起童谣,当学生们,也包括银幕前的我都感叹他讲得多么好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表老师问:“文艺思潮的思是指什么?”

学生:“是死了的死。”

表老师:“你放过我吧。”

学生:“是历史的史?”

表老师:“1910年日韩合并,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1918年泰西文艺新报,1920年开辟杂志社,1930年《诗文学》诗刊,以上等等,你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背这些东西,当然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史吧,但是不是这个字,是思,思潮,不用记!因为不会考!”

思潮,思想的潮流,研究文艺思潮,就等于跟随时代潮流思考的过程,这也是拓宽你们眼界的过程。诗刊也好,小说也罢,在面对文学考题的那一刻起,你们就必须进入讲述者的世界,才能拥有与活在该时代的作者同样的视野、语言和想法来面对世界。”

这太令人心碎了,不觉得吗?大峙洞,韩国最高等级的补习社聚集地,聚集了最厉害的高中生,但是这么多优秀的学生,不知道“文艺思潮”,不懂得“思”的意思,甚至不晓得“思”要怎么写。当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韩国全面废止汉字到2005年李明博政府将汉城改名为首尔为止,这一天的到来就是可以预见的了。但是,拒绝从明朝以来就在使用的汉字,不也相当于拒绝了历史,拒绝了过去,拒绝了文化,阉割了自己吗?

当你甚至都无法阅读本国作家所使用的文字,你如何拥有与他们同样的视野、语言和想法呢?

究竟哪一种方式更有自尊心?

表老师说“不用记!因为不会考!”的时候,他用珍惜的语气说“教科书上的所有作品,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让你们阅读他们的理由,不是为了背诵和考试,是希望你们能对那个时代人物的挣扎与烦恼产生共鸣,并用更宽的眼界去探索对人类社会和世界的理解”时,我又心碎了。为什么出发点似乎很好,在优绩主义社会中,却变成了

分数镣铐,将本来活生生的东西,变成了一截一截的死物,让学生和老师都困于其中,不得往生?

在这一刻,回想,对照着徐惠珍老师在她的课上对朴婉绪作家生平讲解,安导演完美一击,成功让我的心碎成了饺子馅。

朴婉绪作家三岁丧父,她的父亲死于阑尾炎,虽然当时是日据时期,但阑尾炎这样的病症并非不治之症,父亲死亡的原因,是家人坚持不送医,在家针灸,甚至作法,实在没有办法才送到医院,然而已经无力回天。作家的母亲因此坚持让子女接受新式教育,对让女儿读《千字文》的公公嘲讽道:这是教育吗?这是卖弄吧!

“这是教育吗?这是卖弄吧!”

人类往前走,要继承好的,要抛弃坏的,然而多么不幸啊,为什么我们常常反过来,执着于坏的,抛弃掉好的?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

徐惠珍是这个功利社会的优胜者,好的学历,好的履历,好的工作能力,好的经济状况,在补习社林立的考试大国韩国,她作为名师,可以永不失业。但她还是选择从补习社离职,离开一堆死物,去追求活着的人生。但是那些活在补习社的学生,活在补习社的家长,活在一层层考试之下的人们,活在一层层考试之上的国家,他们何时毕业?他们还能够毕业吗?

我太难容易心碎了,是真的,尤其是面对技法高超的创作者时,最要命的是比起说出来的,那些没说出来的更令我心碎。

契诃夫说:“人们吃饭,看起来他们只是在吃饭而已,但正是在吃吃喝喝的时候,有些人走运了,有些人完蛋了。”所以人们那些无法诉诸语言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丧失,自以为能接纳却把他们整个吞噬的命运,背在身上无法抛弃的过去,经常困扰着我,让我心碎一地。也因此我无法成为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我没有办法根据国别、性别、阶级差别去选择开放多少共情能力,一颗番茄要是伤心了,我也能为它心碎。我常常自嘲,说自己身体里充满着毫无用处的,情感密度非常高的能量,它们在驱赶千里狼奔豕突,却找不到一个出口,我能跟谁说呢?我能托付给谁呢?思来想去,无论给谁,若不是令人恐惧,就必然遭人白眼。

所以我每天怒发十几条朋友圈(笑)!

我想安导演这样的创作者也许一开始也面临着和我一样的问题,这满溢的,无用而绝望的热情,心碎和创痛,担忧和关怀,满腹的牢骚,能给谁呢?

弄进电视剧里,弄到披着爱情外衣的浪漫电视剧里,做成千层饼,爱吃哪层吃哪层吧!

“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不囿于身边近处,不囿于此时此刻,理解的人,总会出现。

归根结底!我就是写太多了!



选自“春山可望——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二〇二四年毕业生作品展”,指导老师:潘汶汛

候考(国画) 伍俊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笔会